



水心女士  
彗星



星 繁

著士女心冰



書叢會究研學文

1928

Chinese Literary Association Series  
**Twinkling Stars**  
By Miss Pin-hsin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七年七月初版

文學研究會叢書

星

(每部一冊定價大洋叁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 自序

一九一九年的冬夜，和弟弟冰仲圍爐讀太戈爾 (R. Tagore) 的迷途之鳥 (Stray Birds) 冰仲和我說：『你不是常說有時思想太零碎了，不容易寫成篇段麼？其實也可以這樣的收集起來。』從那時起，我有時就記下一個小本子裏。

一九二〇年的夏日，二弟冰叔從書堆裏，又翻出這小本子來。他重新看了，又寫了「繁星」兩個字，在第一頁上。

一九二一年的秋日，小弟弟冰季說，『姊姊！你這些小故事，也可以在紙上麼？』我就寫下末一段，將他發表了。

是兩年前零碎的思想，經過三個小孩子的鑒定。繁星的序言，就是這一個。

冰心

九·一·一九二一

繁星閃爍着——

深藍的太空，

何曾聽得見他們對語？

沈默中，

微光裏，

他們深深的互相頌讚了。

二

童年呵！

是夢中的真，

是真中的夢，  
是回憶時含淚的微笑。

三

萬頃的顫動——  
深黑的島邊，  
月兒上來了。

生之源，  
死之所！

四

小弟弟呵！

我靈魂中三顆光明喜樂的星。

溫柔的，

無可言說的，

靈魂深處的孩子呵！

五

黑暗，

怎樣幽深的描畫呢？

心靈的深深處，

宇宙的深深處，

燦爛光中的休息處。



鏡子

六

對面照着，

反而覺得不自然，

不如翻轉過去好。

七

醒着的，

只有孤憤的人罷！

聽聲算命的鑼兒，

敲破世人的命運。

八

殘花綴在繁枝上；

鳥兒飛去了，

撒得落紅滿地——

生命也是這般的一瞥麼？

九

夢兒是最瞞不過的呵！

清清楚楚的，

誠誠實實的，

告訴了

你自己靈魂裏的密意和隱憂。

嫩綠的芽兒，

和青年說：

「發展你自己！」

淡白的花兒，

和青年說：

「貢獻你自己！」

深紅的果兒，

和青年說：

—  
○

「犧牲你自己！」

——

無限的神祕，

何處尋他？

微笑之後，

言語之前，

便是無限的神祕了。

——

人類呵！

相愛罷，

我們都是長行的旅客。

向着同一的歸宿。

一三

一角的城牆，

蔚藍的天。

極目的蒼茫無際——

卽此便是天上——人間。

一四

我們都是自然的嬰兒，

臥在宇宙的搖籃裏。

一五

小孩子！

你可以進我的園，

你不要摘我的花——

看玫瑰的刺兒，

刺傷了你的手，

一六

青年人呵！

爲着後來的回憶，

小心着意的描你現在的圖畫。

我的朋友！

一七

爲什麼說我「默默」呢？

世間原有些作爲，

超乎語言文字以外。

一八

文學家呵！

着意的撒下你的種子去，

隨時隨地要發現你的果實。

一九

我的心，

孤舟似的，

穿過了起伏不定的時間的海。

二〇

幸福的花枝，

在命運的神的手裏，

尋覓着要付與完全的人。

二一

窗外的琴絃撥動了，



我的心呵！

怎只深深的繞在餘音裏？

是無限的樹聲，

是無限的月明。

二二

生離——

是朦朧的月日，

死別——

是憔悴的落花。

二三

心靈的燈，

在寂靜中光明，

在熱鬧中熄滅，

二四

向日葵對那些未見過白蓮的人，

承認他們是最好的朋友。

白蓮出水了，

向日葵低下頭了；

她亭亭的傲骨，

分別了自己。

二五

死呵！  
起來頌揚他；  
是沉默的終歸，  
是永遠的安息。

二六

高峻的山巔，  
深闊的海上——  
是冰冷的心，  
是熱烈的淚；  
可憐微小的人呵！

詩人，

二七

是世界幻想上最大的快樂，  
也是事實中最深的失望。

二八

故鄉的海波呵！

你那飛濺的浪花，

從前怎樣一滴一滴的敲我的磐石，

現在也怎樣一滴一滴的敲我的心絃。

二九

我的朋友，

對不住你；

我所能付與的慰安，

只是嚴冷的微笑

三〇

光陰難道就這般的過去麼？

除却縹緲的思想之外，

一事無成！

三一

文學家是最无情的——

人們的淚珠，

便是他的收成。

三二

玫瑰花的刺，

是攀摘的人的噴恨。

是她自己的慰樂

三三

母親呵！

撇開你的憂愁，

容我沉酣在你的懷裏，

只有你是我靈魂的安頓。

三四

創造新陸地的，

不是那滾滾的波浪，

却是他底下細小的泥沙。

三五

萬千的天使，

要起來歌頌小孩子；

小孩子！

他細小的身軀裏，  
含着偉大的靈魂。

三六

陽光穿進石隙裏，  
和極小的刺果說：

「藉我的力量伸出頭來罷，  
解放了你幽囚的自己！」

樹幹兒穿出來了，  
堅固的磐石，  
裂成兩半了。



三七

藝術家呵！

你和世人，

難道終久的隔着一重光明之霧？

三八

井欄上，

聽潺潺山下的河流——

料峭的天風，

吹着頭髮；

天邊——地上，

一 回頭又添了幾顆光明，

是星兒，

還是燈兒？

三九

夢初醒處，

山下幾疊的雲衾裏，

瞥見了光明的她。

朝陽呵！

臨別的你，

已是堪憐，

怎似如今重見！

四〇

我的朋友！

你不要輕信我，

貽你以無限的煩惱，

我只是受思潮驅使的弱者呵！

四一

夜已深了，

我的心門要開着——

一個浮踪的旅客，

思想的神，

在不意中要臨到了。

四二

雲彩在天空中，  
人在地面上；  
思想被事實禁錮住，  
便是一切苦痛的根源。

四三

真理，  
在嬰兒的沈默中，  
不在聰明人的辯論裏。

四四

自然呵！

請你容我只問一句話，

一句鄭重的話；

我不曾錯解了你麼？

四五

言論的花兒

開的愈大，

行爲的果子

結得愈小。

四六

松枝上的蠟燭，

依舊照着罷！

反復的調兒，

彈再一闕罷！

等候着，

遠別的弟弟，

從夜色裏要到門前了。

四七

兒時的朋友：

海波呵，

山影呵，

燦爛的晚霞呵，

悲壯的喇叭呵；

我們如今是疏遠了麼？

四八

弱小的草呵！

驕傲些罷，

只有你普遍的裝點了世界。

四九

零碎的詩句，

是學海中的一點浪花罷；

然而他們是光明閃爍的，

繁星般嵌在心靈的天空裏。

五〇

不恆的情緒，

要迎接他麼？

他能湧出意外的思潮，

要創造神奇的文字。



常人的批評和斷定，

好像一羣瞎子，

在雲外推測着月明。

五二

軌道旁的花兒和石子！

只這一秒的時間裏，

我和你

是無限之生中的偶遇，

也是無限之生中的永別；

再來時，

萬千同類中，

何處更尋你？

五三

我的心呵！

警醒着。

不要捲在虛無的旋渦裏！

五四

我的朋友！

起來罷，

晨光來了，

要洗你的隔夜的靈魂。

五五

成功的花·

人們只驚慕她現時的明豔！

然而當初她的芽兒，

浸透了奮鬥的淚泉，

灑遍了犧牲的血雨·

五六

夜中的雨，

絲絲的織就了詩人的情緒·

五七

冷靜的心，  
在任何環境裏，  
都能建立了更深微的世界。

五八

不要羨慕小孩子，  
他們的知識都在後頭呢，  
煩悶也已經隱隱的來了。

五九

誰信一個小「心」的嗚咽。

顛動了世界？

然而他是靈魂海中的一滴。

六〇

輕雲淡月的影裏，

風吹樹梢——

你要在那時創造你的人格。

六一

風呵！

不要吹滅我手中的蠟燭。

我的家還在這黑暗長途的盡處。

六二

最沈默的一刹那頃，  
是提筆之後，  
下筆之前。

六三

指點我罷，  
我的朋友！  
我是橫海的燕子，  
要尋覓隔水的窩巢。

六四

聰明人！

要隄防的是：

憂鬱時的文字，

愉快時的言語。

六五

造物者呵！

誰能追蹤你的筆意呢？

百千萬幅圖畫，

每晚窗外的落日。

六六

深林裏的黃昏，

是第一次麼？

又好似是幾時經歷過。

六七

漁娃！

可知道人羨慕你？

終身的生涯。

是在萬頃柔波之上。

六八



詩人呵！

緘默罷；

寫不出來的，

是絕對的美。

六九

春天的早晨，

怎樣的可愛呢！

融冶的風，

飄揚的衣袖，

靜悄的心情。

七〇

空中的鳥！

何必和籠裏的同伴爭噪呢？

你自有你的天地。

七一

這些事——

是永不漫滅的回憶；

月明的園中，

藤蘿的葉下，

母親的膝上。

七二

西山呵！

別了！

我不忍離開你，

但我苦憶我的母親。

七三

無聊的文字，

拋在爐裏，

也化作無聊的火光。

七四

嬰兒，

是偉大的詩人，

在不完全的言語中，

吐出最完全的詩句。

七五

父親呵！

出來坐在月明裏，

我要聽你說你的海。

七六

月明之夜的夢呵！

遠呢？

近呢？

但我們祇這般不言語。

聽——聽

這微擊心絃的聲！

眼前光霧萬重。

柔波如醉呵！

沉——沉。

七七

小磐石呵！

堅固些罷。

準備着前後相催的波浪！

七八

真正的同情，  
在憂愁的時候，  
不在快樂的期間。

七九

早晨的波浪，  
已經過去了；  
晚來的潮水，  
又是一般的聲音。

八〇

母親呵！

我的頭髮，

披在你的膝上，

這就是你付與我的萬縷柔絲，

八一

深夜！

請你容疲乏的我，

放下筆來，

和你有少時寂靜的接觸。

八二

這問題很難回答呵，

我的朋友！

什麼可以點綴了你的生活？

八三

小弟弟！

你惱我麼？

燈影下，

我只管以無稽的故事，

來騙取你，

緋紅的笑頰，



凝注的雙眸。

八四

寂寞呵！  
多少心靈的舟，  
在你軟光中浮泛。

八五

父親呵！  
我願意我的心，  
像你的佩刀，  
這般的寒生秋水！

八六

月兒越近，

影兒越濃，

生命也是這般的真實麼？

八七

知識的海中，

神祕的礁石上，

處處閃爍著懷疑的燈光呢，

感謝你指示我，

生命的舟難行的路！

八八

冠冕？

是暫時的光輝，

是永久的束縛。

八九

花兒低低的對看花的人說：

「少顧念我罷，

我的朋友！

讓我自己安靜著，

開放着，

你們的愛

是我的煩擾：」

九〇

坐久了，

推窗看海罷！

將無邊感慨，

都付與天際微波。

九一

命運！

難道聰明也抵抗不了你？

生——死

都挾帶着你的權威。

九二

朝露還串珠般呢！

去也——

風冷衣單

何曾入到煩亂的心？

朦朧裏數著曉星，

怪驢兒太慢，

山道太長——

夢兒欺枉了我，

母親何曾病了？

歸來也——

轡兒緩了，

陽光正好，

野花如笑；

看朦朧曉色，

隱着山門。

九三

我的心呵！

是你驅使我呢，

還是我驅使你？

九四

我知道了，

時間呵！

你正一分一分的，

消磨我青年的光陰！

九五

人從枝上折下花兒來，

供在瓶裏——

到結果的時候，

却對着空枝歎息。

九六

影兒落在水裏，

句兒落在心裏，

都一般無痕迹。

九七

是真的麼？

人的心祇是一個琴匣，

不住的唱着反復的音調！



九八

青年人！

信你自己罷！

只有你自己是真實的，

也只有你能創造你自己。

九九

我們是生在海舟上的嬰兒，

不知道

先從何處來，

要向何處去。

夜半——

宇宙的睡夢正濃呢！

獨醒的我，

可是夢中的人物？

弟弟呵！

似乎我不應勉強着慈禧的你，

來平分我孤寂的時間。

一〇二

一〇一

一〇〇

小小的花，

也想抬起頭來，

感謝春光的愛——

然而深厚的恩慈，

反使他終於沈默。

母親呵！

你是那春光麼？

一〇三

時間！

現在的我，

太對不住你麼？

然而我所拋撇的是暫時的，  
我所尋求的是永遠的。

一〇四

窈外人說桂花開了，

總引起清絕的回憶；

一年一度，

中秋節的前三日。

一〇五

燈呵！

感謝你忽然滅了；

在不思索的揮寫裏，  
替我勻出了思索的時間。

一〇六

老年人對小孩子說：

「流淚罷，

歎息罷，

世界多麼無味呵！」

小孩子笑着說：

「饒恕我，

先生！

我不會設想我所未經過的事。」

小孩子對老年人說：

「笑罷，

跳罷，

世界多麼有趣呵！」

老年人歎着說：

「原諒我，

孩子！

我不忍回憶我所已經過的事。」

一〇七

我的朋友！

珍重些罷，

不要把心靈中的珠兒，

拋在難起波瀾的大海裏：

一〇八

心是冷的；

淚是熱的；

心——凝固了世界，

淚——溫柔了世界。

一〇九

漫天的思想，

收合了來罷！

你的中心點，

你的結晶，

要作我的南針。

——  
——  
○

青年人呵！

你要和老年人比起來，

就知道你的煩悶，

是溫柔的。

——  
——  
——



太單調了麼？

琴兒，

我原諒你！

你的絃，

本彈不出笛兒的聲音。

一一二

古人呵！

你已經欺哄了我，

不要引導我再欺哄後人。

一一三

父親呵！

我怎樣的愛你，

也怎樣愛你的海。

——四

「家」是什麼。

我不知道；

但煩悶——憂愁。

都在此中融化消滅。

——五

筆在手裏。

句在心裏，

只是百無安頓處——

遠遠地却引起鐘聲！

一一六

海波不住的問着岩石，

岩石永久沉默着不曾回答；

然而他這沉默，

已經過百千萬回的思索。

一一七

小茅棚，

菊花的頂子——

在那裏

要感出宇宙的獨立！

一一八

故鄉！

何堪遙望，

何時歸去呢？

白髮的祖父，

不在我們的園裏了！

一一九

謝謝你，

我的琴兒！

月明人靜中，

爲我頌讚了自然。

一二〇

母親呵！

這零碎的篇兒，

你能看一看麼？

這些字，

在沒有我以前，

已隱藏在你的心懷裏，

露珠，

一二一

甯可在深夜中，

和寒花作伴——

却不容那燦爛的朝陽，

給她絲毫暖意。

一二二

我的朋友！

真理是什麼，

感謝你指示我；

然而我的問題，  
不容人來解答。

一二三

天上的玫瑰。

紅到夢魂裏；

天上的松枝，

青到夢魂裏；

天上的文字，

却寫不到夢魂裏。

一二四

「缺憾」呵！

「完全」需要你，

在無數的你中，

襯託出他來。

一二五

蜜蜂，

是能溶化的作家；

從百花裏吸出不同的香汁來；

釀成他獨創的甜蜜。

一二六



蕩漾的，是小舟麼？

青翠的，是島山麼？

蔚藍的，是大海麼？

我的朋友！

重來的我，

何忍懷疑你，

只因我屢次受了夢兒的欺枉。

一二七

流星，

飛走天空，

可能有一秒時的凝望？

然而這一瞥的光明，  
已長久遺留在人的心懷裏。

一二八

澎湃的海濤，

沉黑的山影——

夜已深了，

不出去罷。

看呵！

一星燈火裏，

軍人的父親，

獨立在旗臺上。

一二九

倘若世間沒有風和雨，

這枝上繁花，

又歸何處？

只惹得人心生煩厭，

一三〇

希望那無希望的事實，

解答那難解答的問題，

便是青年的自殺！

大海呵！

一三一

那一顆星沒有光？

那一朵花沒有香？

那一次我的思潮裏

沒有你波濤的清響？

一三二

我的心呵！

你昨天告訴我，

世界是歡樂的，

今天又告訴我，

世界是失望的，

明天的言語，

又是什麼？

教我如何相信你！

一三三

我的朋友！

未免太憂愁了麼？

「死」的泉水，

是筆尖下最後的一滴。

一三四

怎能忘却？

夏之夜，

明月下，

幽欄獨倚，

粉紅的蓮花，

深綠的荷蓋，

縞白的衣裳！

一三五

我的朋友！

你曾登過高山麼？

你曾臨過大海麼？

在那裏，

是否只有寂寥，

只有「自然」無語？

你的心中

是歡愉還是淒楚？

一三六

風雨後——

花兒的芬芳過去了，

花兒的顏色過去了，

果兒沉默的在枝上懸着。

花的價值，

要因着果兒而定了！

一三七

聰明人！

拋棄你手裏幻想的花罷！

她只是虛無縹緲的，

反分却你眼底春光。

一三八

夏之夜。

涼風起了！

襟上蘭花氣息。



繞到夢魂深處。

一三九

雖然爲著影兒相印：  
我的朋友！

你甯可對模糊的鏡子，  
不要照澄澈的深潭，  
她是屬於自然的！

一四〇

小小的命運，  
每日的轉移青年；

命運是覺得有趣了，  
然而青年多麼可憐呵！

一四一

思想，

只容心中遊漾。

剛拿起筆來，

神趣便飛去了。

一四二

一夜——

聽窗外風聲。

可知道寄身山巔？

燭影搖搖，

影兒怎的這般清冷？

似這般山河如墨，

只是無眠——

一四三

心潮向後湧著，

時間向前走著；

青年的煩悶，

便在這交流的旋渦裏。

一四四

塔邊，

花底，

微風吹著髮兒，

是冷也何曾冷！

這古院——

這黃昏——

這絲絲詩意——

繞住了斜陽和我。

一四五

心絃呵！

彈起來罷——

讓記憶的女神，

和著你調兒跳舞。

一四六

文字，

開了矯情的水閘；

聽同情的泉水，

深深地交流。

一四七

將來，

明媚的湖光裏，

可有個矗立的碑？

怎敢這般沉默著——想。

一四八

只這一枝筆兒；

拿得起，

放得下，

便是無限的自然！

一四九

無月的中秋夜，

是怎樣的耐人尋味呢！

隔著層雲，

隱著清光。

一五〇

獨坐——

山下溼雲起了，

更隔院斷續的清磬。

這樣黃昏，

這般微雨，

只做就些兒惆悵！

一五一

智慧的女兒！

向前迎住罷，

「煩悶」來了，

要敗壞你永久的工程。

一五二

我的朋友！

不要任憑文字困苦你；

文字是人做的，

人不是文字做的！



一五三

是憐愛，

是溫柔，

是憂愁——

這仰天的慈像，

融化了我凍結的心泉。

一五四

總怕聽天外的翅聲——

小小的鳥呵！

羽翼長成，

你要飛向何處？

一五五

白的花勝似綠的葉，  
濃的酒不如淡的茶。

一五六

清曉的江頭，  
白霧濛濛；  
是江南天氣，

雨兒來了——

我只知道有蔚藍的海，  
却原來還有碧綠的江，

這是我父母之鄉！

一五七

因著世人的臨照，  
只可以拂拭鏡上的塵埃，  
却不能增加月兒的光亮。

一五八

我的朋友！  
雪花飛了，  
我要寫你心裏的詩。

一五九

母親呵！

天上的風雨來了，

鳥兒躲到他的巢裏；

心中的風雨來了，

我只躲到你的懷裏。

一六〇

聰明人！

文字是空洞的，

言語是虛偽的；

你要引導你的朋友，

只在你

自然流露的行爲上！

一六一

大海的水，

是不能溫熱的；

孤傲的心，

是不能軟化的。

一六二

青松枝，

紅燈彩，

和那柔曼的歌聲——

小弟弟！

感謝你付與我，

寂靜裏的光明。

一六三

片片的雲影，

也似零碎的思想麼？

然而難將記憶的本兒，

將他寫起。

一六四

我的朋友！

別了，

我把最後一頁，

留與你們！

最後一頁